

《畅销书摘》系列书 (5)

刘雪梅 编著
高金虎



反恐怖行动 写真录

反恐 怖行动

写真录

刘雪梅 编著
高金虎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反恐怖行动写真录
编 著 者 刘雪梅 高金虎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页 1
印 数 7141—14170 册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72—8/G · 572
定 价 1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反恐怖行动写真录

恐怖克星 1

——秘鲁藤森政府的反恐怖行动

“这次终于轮到我了”——拉丁美洲的“红太阳”——南美最大的恐怖组织——走下神坛的古斯曼——献给天皇的“特别礼物”——“打破沉默”——126天的意志考验——“查文-德万塔尔”行动

“天堂”里也不太平 52

——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黑色星期五——在天堂里进行“圣战”——他是真正的凶犯吗？——震惊世界的俄城大爆炸——踏破铁鞋无觅处——恶有恶报

震撼英伦三岛的爆炸声 83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

令人震惊的暴力行动——殖民者自酿苦酒——
铁女人——“屋大维”行动——永远的背影——
征程漫漫

狮子的愤怒 120

——印度的国内矛盾与恐怖主义活动

总理府的枪声——“维多利亚女皇”——“蓝星”
行动——拉吉夫·甘地临危受命——“霹雳”行
动——此起彼伏的孟买大爆炸

浴血猛虎 150

——斯里兰卡的反恐怖行动

轮到了拉吉夫·甘地——“猛虎”横空出世——
英迪拉养虎遗患——从人群中飞出的子弹——
普雷马达萨壮志难酬——驯“虎”之路漫漫

和平也需要勇气(一) 185

——阿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国王广场上的枪声——战争之神——和平英雄
——和平也需要勇气

和平也需要勇气(二) 216

——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

“恐怖公司”——阿以矛盾的产物——飞来横祸

——利比亚：代人受过？——哈马斯：复仇的拳头

尼罗河畔的硝烟 253

——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的恐怖活动

“不可思议……”——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以真主的名义

真主的愤怒 28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

喋血安纳巴——伊朗：“绿色恐怖”的源头——人质：黎巴嫩的风景线——苏丹：又一个伊朗？

蠕动的“红色蚯蚓” 310

——意大利“红色旅”的恐怖主义行动

被撕票的总理——狂飚突进——“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宝石”行动——最后的疯狂

西西里的苦难 343

——意大利的黑手党之战

世纪审判——玛菲亚——腥风血雨——“圣·迈克尔”行动——东山再起——任重道远

喋血金三角 375

——坤沙王国的覆灭

金三角——毒品贩子？民族英雄？——“掸邦独

立国”——四面楚歌

法律对罪恶的胜利

399

——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大战

向正义宣战——“大善人巴勃罗”与“杀人魔王”——“革命行动”——虎脱囚笼——法律对罪恶的胜利——战斗没有穷期……

恐怖克星

——秘鲁藤森政府的反恐怖行动

“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当代秘鲁最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兼指导卡利多刚刚搬进利马市苏尔基约区第一大街 459 号,就成了这一街区最令人瞩目的女性。这也难怪,天生丽质和后天的艺术修养造就的不凡气质,令她超凡脱俗,靓丽多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人们注视和谈话的焦点。

不过,卡利多没有想到,这一次向她注目的人大多不是欣赏她秀美的体态与倾城的姿容,他们用笔记下的也不是她的三围,而是她采购的面包的数量,购买的男衬衫的尺码,抽的香烟的品牌,所使用的药品的名称……更奇怪的是,他们对她倾倒的垃圾也颇青睐,经常是整包取走。当她外出时,这些人更是虎视眈眈,唯恐错过任何细节。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女主人那辆绿色小卧车的车窗涂的是深颜色。看来卡利多是不喜欢过分招摇的,否则哪一个美丽的女性愿意这样深颜遮掩过闹市呢?

她更不会想到,所有与她有关材料每天经专人分析后都准时送到了秘鲁反恐怖局局长的办公室。刚开始几个月,卡利多似乎除了那辆小卧车有些出奇外,其它都显得很平常。8月中旬

之后，情况明显不对了。卡利多购物的数量与品种和她的实际需求不吻合。她买的男衬衫，尺码比男主人身材大得多；她买的治牛皮癣的药，她的家人也用不上；她倾倒的垃圾中有温斯顿牌香烟头，这也不是她享用的。最大的破绽是，她每天购买的面包数量足够 10 个壮汉享用，纵使卡利多无减肥之忧，她也吃不下这些面包的一个零头。看来，好胃口的人不可能是卡利多，只能是另有其人。而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喜欢抽温斯顿牌香烟、患有牛皮癣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首脑人物。

秘鲁警方是如何盯上本国最有名的艺术家的？原来，几个月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警察找到了一盘录像带，录像中有古斯曼与卡利多两人跳舞的镜头。音乐声中，两人相拥相依，如痴如醉。警察大喜过望，一张围绕卡路多的蜘蛛网张开了。装扮成小贩、行人、电工、水暖工、抄表员、油漆匠的侦探遍布卡路多的二层小楼附近，通往该楼的各个路口都有专人把守。这一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古斯曼这条“大鱼”恐怕难以逃脱了。

1992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平日里在第一大街来去匆匆的上班族大都呆在家中享受一周一次的家人团聚时光，卡路多的小楼前突然变得空旷起来，在小楼附近游来逛去的侦探目标一下子显得突出了许多，如果继续进行监视，可能会引起古斯曼的怀疑。可不能让到手的“鱼儿”溜掉了，警察决定晚上便收网捉鱼。

夜幕降临时，一场别开生面的烧烤晚会在 459 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进行着，身着各式服装的红男绿女三五成群地汇聚在一起，纵情欢娱。在卡利多小楼对面的街道上，也似乎不经意地停着一辆小汽车，一对热恋情人正在里面相拥相亲。实际上，这些寻“欢”作“乐”的人们都是便衣警察，他们堂而皇之地靠近了

古斯曼，抽紧了收网绳索，可“鱼儿”丝毫没有感觉。

突然，459号的大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子，那对“沉溺爱河”的便衣警察及时向正在吃烧烤的秘鲁反恐怖局局长、本次行动的总指挥发出了暗号。30余名特工人员从各个隐蔽的角落跳了出来，迅速把她架到一旁，一拥而入，一刹那就控制了整幢楼房。

楼内所有人都被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得措手不及。待听到警察的鸣枪声时，一个身体肥胖、耳鬓已有花白头发的人手里拿着的书还未来得及放下，几名显然是保镖的人迅捷地围住他。这位镇定自若的读书人平静地伸出双手，自言自语道：“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指挥这次行动的安东尼奥·维达尔·赫莱拉将军在确证对方的身份后，不无激动地说：“在你的一生中有赢的时候，也有输的时候，如今就是你输的时候。”就这样，全秘鲁甚至整个南美洲人闻之色变的恐怖巨头——古斯曼落网了。在几十名特工人员的严密监视下，他被迅速送上囚车，与他“同行”的还有他那暴跳如雷的妻子、“光辉道路”第二号人物埃莱娜·伊帕拉吉雷以及该组织其他八名领导成员。

古斯曼的落网轰动了全世界，它被视为“秘鲁反恐怖斗争最伟大的胜利”。消息传出之后，秘鲁举国欢庆，世界舆论也为之震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对这次行动的成功，我们向秘鲁政府表示祝贺。”智利、阿根廷、巴西、古巴等拉美国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充分肯定了它在国际反恐怖战争中的积极意义。正在为大毒枭埃斯科瓦尔越狱潜逃而大伤脑筋的哥伦比亚政府不无羡慕地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与秘鲁同样的成就。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向秘鲁总统藤森表示祝贺，并命令加强对玻利维亚—秘鲁边界的控制，防止“光辉道路”的漏网之徒把玻国作为避

难所以及反扑的根据地。国内舆论甚至认为，抓获了古斯曼使藤森总统在4月份联合军方发动“自我政变”、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疯狂举动”有了一定的“合理成分”。由此看来，古斯曼这条“大鱼”实在太太，人们只求能绳之以法，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古斯曼真的这么重要吗？

拉丁美洲的“红太阳”

现年57岁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是秘鲁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名震遐迩的秘鲁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首领，也是秘鲁国内最值钱的首号通缉要犯，秘鲁当局为他的项上人头开出了100万美元的高价。就连藤森总统本人也称之为“残忍的天才”。有人说在秘鲁只要一提及古斯曼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曾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一个来自美国的观光客问当地小孩拉丁美洲什么最有名，回答令他大为吃惊。孩子首先提到了“古斯曼”，见对方一脸疑惑，又补充说：“还有亚马孙河。”

绵延6000多公里的亚马孙河抵不上一个古斯曼，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22年中，亚马孙河在秘鲁境内的河段仅仅淹死过几百人，可古斯曼的“光辉道路”成立22年来，它所进行的武装破坏却有上万次，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秘鲁外债的总和。与古斯曼的赫赫“武功”相比，喜怒难测的亚马孙河毕竟是逊色多了。

古斯曼于1934年12月3日出生在秘鲁阿雷吉帕省一个巨商之家。但是，他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是一个私生子。这个迥异于常人的秘密自他懂事起就折磨着他，并对他后来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

他先由舅舅们抚养，后来他的父亲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收养了他，他被送入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过惯了寄人篱下生活的古斯曼不爱说话，但意志坚硬如铁，又博闻强识，天资过人，熟悉他的老师和亲戚都说，他最适合读书，如将来能在学海遨游，一定前途无量。中学毕业后，古斯曼果然顺利地进入了圣奥古斯丁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此时的他对学业用力甚勤，给不少人留下了“读书种子”的好印象。没有人想到，古斯曼在此期间最着迷的却是当时流行的激进思想。在他的眼中，镇压过反对派、搞过大清洗的斯大林是一名“不彻底的革命者”。有幸领教他的固执的人也根本未曾料到，以后笼罩秘鲁长达 22 年的极左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在这个时候就已在古斯曼心底酝酿并抽枝展叶了。大学毕业后，古斯曼接受了阿亚库乔大学校长的聘请，成为该校的哲学教授，不久即蜚声校园。他的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坚毅、执著，在同事、学生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香波”，意为只要沾上一点，大脑马上就会被“洗得清彻透明”，而且永远散发出让人难以忘怀的“余香”。古斯曼在校园中广结同道，他虽然没有把阿亚库乔大学建成秘鲁的哲学中心，却成功地把它变成培养信徒的摇篮。也正是在阿亚库乔大学，他结识了芳龄十六、貌美如花的少女奥古斯塔·拉托里。她是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其时尚未走进大学校门。拉托里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大她 10 岁的“教授”，一直在躲避他那肆无忌惮的追逐目光。可古斯曼却并无后退之意，为了赢得拉托里的芳心，他每天坐在她的家门口，让她在无可躲避的目光下进进出出。拉托里先是被这位古怪执拗的“静坐者”弄得心烦意乱，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也就从不习惯到习惯，并为他的爱所感动，最后还疯狂地爱上了他。不久，古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同奥古斯塔结成连理，成为当地人

们艳羡的一对佳偶。事业与爱情的丰收使古斯曼从小潜伏的自命不凡的性格得到“发扬光大”。他深信，自己不仅是一个忠贞的情人、伟大的导师，而且是秘鲁未来社会的当然领袖，“肩负着民族和世界革命的重任”，要解救秘鲁人民于水火中。凭着这种幻想点燃的理想之火，1964年，古斯曼加入了秘鲁当时最大的左翼组织——“红旗”。凭着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古斯曼很快在“红旗”里崭露头角。1967年，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他成为“红旗”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古斯曼本人对“红旗”的行动纲领并不满意，因此，登位后立即着手改革，于1970年用“光辉道路”取代了“红旗”，他自己仍然任最高领袖。

古斯曼对“光辉道路”情有独钟，这根源于他对秘鲁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崇拜。所谓“光辉道路”就是“走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共产党”的意思。它主张建立“印第安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应当说，古斯曼这些理论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诱惑力的。秘鲁是印第安人的故乡。古代，印第安人曾在此建立过印加帝国，创造过璀璨的印加文明。但是，自1533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就入侵印加古国，征服了秘鲁。秘鲁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到1821年，他们才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赢得了独立。但是，独立后的秘鲁并没有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秘鲁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秘鲁的军人政变屡有发生。长期的动荡影响了秘鲁经济的发展。到90年代，秘鲁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外债高达200亿美元。7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在秘鲁的800万劳动人口中，有100万人长期失业，另外的50%处于半失业状态，而月通货膨胀

率则高达 30%。10 个 6 岁以下的儿童中,有 6 个营养不良。而古斯曼所在的阿亚库乔山区又是秘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位于秘鲁中部,曾是古印加帝国的中心,当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的耕种方式落后,风俗习惯奇异,常常是人们打趣嘲笑的对象。到了 60~70 年代,虽然现代文明的春风也徐徐吹进了这片土地,但它对当地仍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基础撼动甚微,相反,涌进来更多的是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盘剥。因此,古斯曼的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当地贫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渴望摆脱歧视和剥削的心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光辉道路”很快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不断发展。

古斯曼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依托阿亚库乔大学,将触须伸向了秘鲁的各个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的各个支部和外围组织,又依托阿亚库乔山区,在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等省的农村中也建立了基层组织,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农民、大学生、工人等各个社会层次参加的严密网络。古斯曼对成员要求极高。首先,他要求每个参加“光辉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须一方面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分析时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后,他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此后,再经过长期的“实践”,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如绑架、勒索、爆炸、暗杀、传递情报等活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的核心小组,成为“战士”或“斗士”。古斯曼认为,只有这样,发展的成员才能做到思想成熟,立场坚定,为“光辉道路”献身。

按规定,核心小组的成员白天照常生活和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从事组织委派的秘密活动。每个核心小组成员一般是

五至九人，其中一人为组长，两人负责行动，一人负责培训和 development 成员，还有一人负责思想教育。小组与小组间单线联系，没有任务时不相来往。小组成员一般不允许在自己居住或工作的地区活动，这一方面是避免暴露身份，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由于亲情与家乡观念，执行任务时下不了手。另外，组织内部的纪律也非常严明，对那些行为不检点、不服从命令的人，古斯曼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光辉道路”的各级组织都要接受军事与政治双重领导，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一般以政治领导人为正职，除非有大的军事活动，军事领导人才可能暂时升为正职，每个小组以上建立有不同层次的组织，最高层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古斯曼本人兼军事与政治组织的双重领袖职务。

“光辉道路”的主要资金渠道是“税金”，它通过向其控制的众多农民和收购古柯叶的毒品贩子征收“产品税”，每年可获得 200 至 400 万美元的高额利润。这笔资金的管理很严，一般用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生活、活动，偶尔也用作成员的司法诉讼费，无关人员很难启动这笔巨额资金。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来看，“光辉道路”都如同古斯曼精心设计的“常山蛇阵”，击尾头迎，打身肢动，各个环节攻防应变灵活自如，令进攻者防不胜防，因此人们都称“光辉道路”是秘鲁社会中最有组织的一个集团。

其实，领教过“光辉道路”厉害的人都知道，古斯曼控制“光辉道路”靠的不仅是他超一流的组织能力与手段，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蛊惑性宣传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只要你加入这个组织，就无时不在接受他那浓浓“香波”的沐浴与洗礼，他的组织成员人手一本《沿着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光辉道路前进》的小册子，每个人除了记住其中的基本观点外，还必须背诵出其中每

一句话。这种领导艺术牢牢地控制着成员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使广大的追随者成为其随心所欲的应用工具。一旦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判断能力与思维功能，古斯曼的言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靠着这种独特的本领，古斯曼稳稳地安坐在“光辉道路”的“教皇”之位，每日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他们尊称他为“贡萨洛主席”，是拉丁美洲的“普卡·因蒂”，意为“红太阳”。这种类似宗教的“洗脑”工作可以说是彻底的，以至一些被关进监狱里的“光辉道路”成员每天在服完类似中世纪的劳役后，还要无休止地背诵“贡萨洛著作”。

南美最大的恐怖组织

应该说，“光辉道路”最初的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农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推翻秘鲁现政权，按自己的“主义”来治理秘鲁，把秘鲁治理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因此，“光辉道路”在成立后的几年间，主要的行动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种方针与当年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相似之处。古斯曼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学到”什么，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思想与当年流行的左派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点看，“光辉道路”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古斯曼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魔头。没有他在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基础，古斯曼不会凭空构想出他的改革社会的蓝图，没有阿亚库乔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尖锐的阶级矛盾，古斯曼的思想也不会找到信徒。因此，“光辉道路”最初应该是一个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而不是后来人人切齿痛恨的恐怖组织。

“光辉道路”最初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山区省份，这些省份经济落后，主要是印第安农民，“光辉道路”在这里可以找到支持

者。他们在这里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为进一步活动筹集经费，弥补因组织迅速扩大而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

1980年，秘鲁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军人统治，首次举行了自由选举。对于饱受军阀统治的秘鲁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古斯曼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件事的意义，认为自由选举是资产阶级搞的老一套，这意味着秘鲁会加速资本主义化，对革命运动是一种危害，因此必须迎头痛击，以切断资本主义对秘鲁的渗透。“光辉道路”的战略重心立即转移，古斯曼率领他的勇士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宣布对秘鲁政府全面实施“人民战争”。他们在阿亚库乔捣毁了一个投票站，以破碎的瓦砾与燃烧的大火揭开了城市暴力活动的序幕。

1982年3月，古斯曼指挥200名武装人员打开了阿亚库乔的监狱，放走了200多名犯人。在秘鲁朝野一派喧哗声中，古斯曼代表“光辉道路”宣布，这不过是牛刀小试，武装斗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游击阶段”。此时的“光辉道路”，一方面利用前几年在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贫困地区建立的根据地与地方政权组织，向政府频频出击，攻城略地；一方面又将土地分给群众，广泛施恩于民众，向秘鲁的下层组织渗透，使全秘鲁25%的县一级政府都受到了古斯曼的影响与控制，一些边远地区的县政府甚至由“光辉道路”的“人民委员会”取代，秘鲁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无法行使权力。

此外，“光辉道路”还在境外广结盟友，与德国、法国、瑞典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恐怖组织结成伙伴，并拉拢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怖组织。8个国家的39个组织建立起“光辉道路”的支持网络，为“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提供国际援助。至此，“光辉道路”实际上成了国际性的左翼行动组织。